



加尔各答 Kolkata The Cycle of Life

存在于轮回之间

“他们反复不断地生生死死。”

——《薄伽梵歌》(9.21)

编辑 刘煜 ● 文 boho ● 图 boho、视觉中国

虔诚的印度教信徒们在
杜尔迦女神像前祈福

图: AJIT CHAVhan/GETTY IMAGES



·节日准备：重返人间·

抵达加尔各答的第一夜，凌晨三点，我从梦中惊醒，窗外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持续好一阵了，我不情愿地揉了揉眼睛，借着屋外的昏黄灯光，走到房东家的大门口。不远处的空地上，几个工人站在手脚架上轻声交谈，在他们身后，一座神棚正渐露雏形：阶梯式的外墙已经搭建好，由一把把木椅叠罗汉似地摞起来。每把椅子旁插有高挑的竹伞，微风中，白色的伞面交错摇曳，像是夜间的发光蘑菇。透过脚手架的交错缝隙往里窥视，神棚内亮着灯，拥有十只手臂的杜尔迦女神安详端坐在庙堂中央。一年一度的杜尔迦节就要来了，一周后，杜尔迦女神将在婆罗门的唱诵声中重返人间。

杜尔迦节

杜尔迦节(Durga Puja)是加尔各答为了庆祝神明的母性光辉而举办的最大庆典，一般在9月中下旬或10月初的5天里举办。传说长有10只手的杜尔迦女神打败了凶恶的水牛恶魔阿修罗，而人们为了感谢女神的功绩，会用投水的方式送她回家。

“几个世纪以来，杜尔迦女神以她战无不胜的形象成为了西孟加拉人心中勇气和希望的寄托，甚至曾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被当作偶像。”

(上图)

一位雕像师正在绘制杜尔迦女神像，传统塑像的材质为黏土和自然颜料。
(对页图)
外墙用木椅摞起，以白色竹伞装饰的神棚在夜晚被灯光照亮。

天空黝黑，星星隐没在乌云背后。紧接着，雨水滴落下来，砸在工人蒙着灰尘的鼻尖上，被路灯映照得粒粒分明。一瞬间，我困意全消，索性沿着小巷走上了空旷的大街。起初唯有伴着雨水的树叶唰唰声，随后，四面八方陆续传来的敲击声在我耳畔汇成了电子乐般的细流。每条主街上几乎都有人在通宵忙碌，毕竟，在节日来临前，这座城市还要完成一件大事——搭建上万座造型无一重复的临时神棚。

如此浓厚的宗教氛围在加尔各答着实罕见。加尔各答的政治气氛总要盖过宗教气氛。1686年，东印度公司占据加尔各答，将一座村庄慢慢扩建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又宣布此地为英属印度的首都。这里见证了多次战争和工人运动，如“黑洞事件”和印巴分治。与此同时，

黑洞事件

1756年，当地的纳瓦布(nawab)——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ud-daula)取得了这座城市的统治权，他将数十名英方战俘囚禁在英军威廉堡(Fort William)地下的一个狭小房间里，导致40人因窒息死亡，事后加上英媒的夸大，“加尔各答黑洞”的传说就此诞生。

图: ARJIT MODAL/GETTY IMAGES

这里也是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如传奇人物阿南塔·拉尔·辛格(Ananta Lal Singh)的摇篮。

尽管加尔各答人历经苦难和动荡的人口大迁徙，杜尔迦女神却好像始终与他们不离不弃。印度教的传说中，凶神阿修罗大闹宇宙，杜尔迦女神从火焰中诞生，抽出宝剑，和化身为水牛的阿修罗激战，最终砍下牛头。某种程度上而言，几个世纪以来，杜尔迦女神以她战无不胜的形象成为了西孟加拉人心

中勇气和希望的寄托，甚至曾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被当作偶像。

每个街区入口处都竖起了欢庆节日的标语，路边的树木被一串串小彩灯缠绕着，在雨中散发着朦胧的光亮，商铺店面前挂起了用以装饰的成串万寿菊。早在刚见面时，我们的房东Sharang就已骄傲地宣布，节日期间他将不再接待其他住客，因为他打算每晚在庙会上摆摊卖炒饭和西藏饺子(momo)。“到时候一定要来我的摊位转一转啊。”他略带羞涩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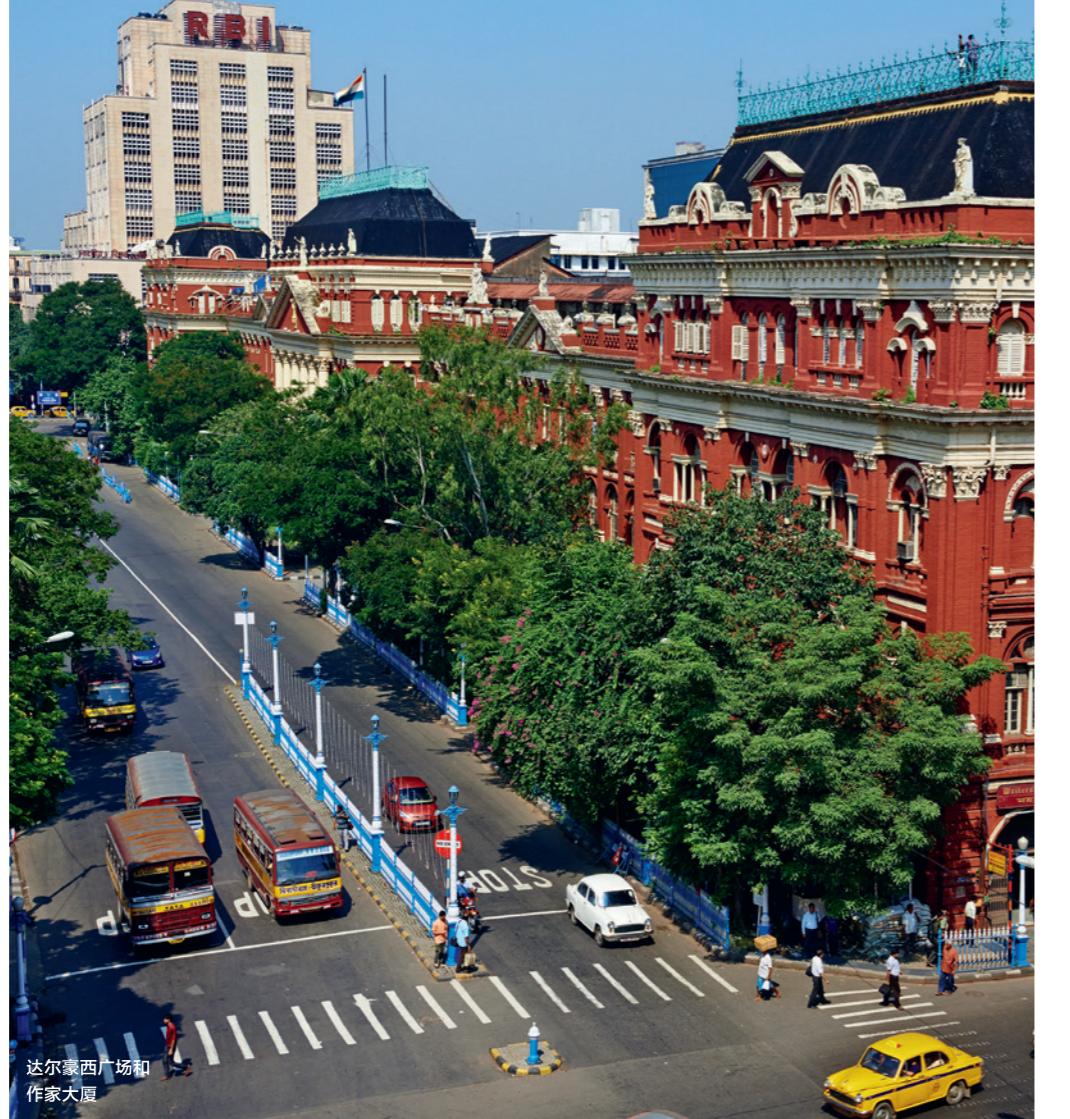




路边歇息的人力车夫



包着鲜艳头巾的孟加拉搬运工头顶重物匆匆穿过街头



达尔豪西广场和作家大厦

·幽深的英伦风情与重复漩涡·

所有人都盼望着杜尔迦节的到来，临近十月，这座城市弥漫着肃穆的秋日气息。初秋，细雨纷纷，老城区内破旧的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地划过泥泞的街道，车灯照亮了杂草丛生的废旧巴洛克风格楼房，三楼阳台上的墙缝里伸出了一条长树枝，上面挂着的几件被单在风雨中翻飞，似乎随时都会被吹走。

城内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群多半年久失修，很多住过萨德街(Sudder Street)的背包客都曾哭诉，老城迷人的表面之下，是房间的屋顶漏雨，抽水马桶或多或少都有点毛病，甚至会有可能像日本作家妹尾河童在游记中写的那样：和先住进来的五六只蟑螂成为好朋友。

不过，加尔各答是座当之无愧的“宫殿之城”，老城区如同迟暮的夫人，坚持着她颓败的优雅。以达尔豪西广场(BBD Bagh)为中心出发，漫步在一地焦黄落叶的梧桐大道，闷热、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与作家大厦(Writer's Building)这栋曾经的东印度

公司办公大楼旁边打着盹的人力车夫擦身而过，从偶尔有背着双肩包的白领经过的渣打银行，到每天烟雾缭绕的中国城，一路上使人感到有如置身十九世纪的伦敦。

“先生，女士，你们要去哪儿，来坐车呀，天气多热啊。来坐车呀，这一带是我的地盘，你们要去的地方无论多不出名我都知道。”人力车夫见我们走过去，立即从车上跳下来大喊道。他说着一口地道的伦敦腔，“Sir”和“Madam”的发音尤其标准。

加尔各答拥有大量仿照英国建筑的设计。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钟楼模仿的是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的那一座，最大的城市花园马坦公园(Maidan Park)据说也是按照伦敦的海德公园修建的。而在我所住的新区盐湖城，我很难不注意到路边那座仿照伦敦大本钟设计的钟楼——这件像模像样的仿制品从一片灰蒙蒙的低矮的楼房里兀然崛起，使人感到

世界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无限分裂，无限复制。

这些老建筑的内部空间也保留了一些伦敦旧日风情。在加尔各答大学附近，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理石宫殿(Marble Palace)远观无非是这座城市数座廊柱环绕的“宫殿”之一。不过一旦踏入其中，却是另一片世界。

大理石宫殿建于1835年，坐落于一片绿意幽深的庭院中，殿内每一处都陈列着那一时期的艺术品，从阿波罗大理石雕像到用整块木头雕刻的维多利亚女王像，这些艺术品都是一位富有的孟加拉商人从拍卖行和艺术机构收罗的各种珍奇宝物，可以看出这位商人深受当时英国审美影响。如今这里以私人博物馆的形式对外展出。

整个宫殿有八十余座古董钟同时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仿若穿越到现在的过去之声。二楼舞厅，屋顶上挂着的蜡烛吊灯精美却不显厚重，灯上的玻璃球光芒闪烁，照耀

着墙上的油画、橘色皮质沙发、角落里的钢琴、高脚凳、日本青铜花瓶之类的古董。

“怎么样，都是你们没见过的玩意儿吧？”向导一面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一面要了我们200卢比(约20元)的小费。

傍晚降临，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的剪影在落日下越发庄严。建筑师威廉·爱默森爵士在设计之初反对完全采用文艺复兴风格，并称维多利亚纪念堂将是“英国对印度泰姬陵的回应”。纪念堂圆顶上神气的黑色青铜天使手握军号，像是要配合远处胡格利河上的汽笛声，共同奏响一支昔日恋曲。

逛累了老城区，我和同伴打算从“第二伦敦”抽身而退，回到盐湖城休息几天，等待西孟加拉邦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仿佛落入了时间布下的陷阱，被卷入了怪异的重复漩涡。我们的住处每天不是停水就是断电。无论在哪儿吃饭，沙拉必定是摆成曼陀罗造型的，如果点的是中式炒面，炒面必定是被过量的酱油染成了深棕色。

“没完没了！”同伴和我抱怨道。

这些加尔各答特色让人有点吃不消，种种重复带来的厌倦感挥之不去。

为什么要来加尔各答？长久以来，加尔各答都不是热门旅行目的地，将这里当

住宿信息

在加尔各答，想要住得体面是非常昂贵的。萨德街附近是一处平价旅客区，这个区域内从历史宫殿到普通客栈都有，不过注意，如果价格过低，住宿体验也是非常不好的。公园街附近也有可选择的住宿。杜尔迦女神节前夕和祭典期间的住宿会很抢手，11月中旬至次年2月份的房间需求量也很大，都需要提前预订。



有着文艺复兴风格的维多利亚纪念堂远看神似泰姬陵

“一家餐厅门口贴着告示：‘我们正像杜尔迦一样，用一个人十只手的速度烹饪菜肴，尽请谅解！’”

节日期间，祭司在神棚内为人们向杜尔迦祈祷。
(对页图从上至下)
庙会上卖甜品的小贩；
奶茶在加尔各答到处可见。



·神之庆典·

杜尔迦节终于来了。

加尔各答的各个神棚都熠熠生辉，数万座杜尔迦女神像端坐在庙宇之间，等待着她的信徒前来祈祷。“欢喜城”加尔各答里一扫阴霾，街道广播里播放着节日电台，孩子们到处乱窜，嚷嚷着要在杜尔迦神像前自拍，年老的虔诚信徒则在庙内微微低头，闭目祈祷，口中念念有词。

街上的商店多数歇业，平日里，头顶重物、包着鲜艳头巾的孟加拉搬运工在各处穿梭，这会儿他们也穿上正装，汇入了逛庙会的队伍。

我们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去了泰戈尔故居。大门紧锁着，门口值班的保安冲我们挥了挥手，用蹩脚的英语解释道：“大家都去过节了，所以这段时间不开放，你们也快去过去吧。”这栋旧时当地最大家族留下的红砖别墅，曾经养活了数百家庭，随时有佣人和来客进出，在节日中却变得越发幽静。

穿过一条街，再跨过电车铁轨，那里有一排专门制作各种塑像的店铺，每年有许多杜尔迦雕像在这里诞生。店铺门口，一个雕像师正蹲着给他面前的政治人物头像上石膏，没有加入节日的狂欢。

不过，与地铁线平行的主路上完全是另一番场景。盛大的庙会正在上演，直至深夜都热闹非凡。在黑洞纪念碑一带，我们被人群推搡着前进。每条主干道上的人流相互汇聚，在胡格利河沿岸不断涌动。

神棚的建造师每年都在如何将神棚造得更漂亮这件事上绞尽脑汁。椰子壳、贝壳、废弃的塑料瓶、CD光盘、彩色玻璃……任何元素好像都能充当建筑原材料。有的神棚灯光特效特别显著，足以使人误以为进了电影院，但是我们总是来不及细看就被警察吹哨提醒赶快往前走。神棚的参观路线异常漫长，也许有三公里，也许有五公里，汗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顺着脖颈往下流，撑着伞走路只会显得碍事。地铁站入口处的甘地画像被人淹没没了，街上没有一处能歇脚的地方，垃圾堆旁小小的茶摊也被团团围住了。一家餐厅门口贴着告示：“我们正像杜尔迦一样，用一个人十只手的速度烹饪菜肴，尽请谅解！”

每逢夜晚，房东 Sharang 的小吃摊前便挤满了人。几家神棚的赞助人聚在那儿聊天，从男人的肚子和女人手上闪闪发亮的金镯子能看出来，他们生活优渥。Sharang 在国外留过学，不同于其他摊位，他的摊位上播放的是爵士乐，而不是印度电影歌曲或孟加拉音乐。虽然他的厨艺不怎样，但每个经过他摊位的人都会被源源不断的笑声感染。

“我侄女一会儿要上台跳舞。”

“我的两个儿子也报名了。”

两个身着正装纱丽，吃着炸饼的女人往神棚旁走去。我和同伴跟着她们穿过嬉闹的人群，走过卖小吃和玩具的小贩、玩高空杂耍的流浪艺人和趁机卖养老保险的销售，来到了临时搭建的舞台旁。

传统的孟加拉音乐响起，饰演阿修罗和杜尔迦的演员登场了，演员是我所在社区的居民，他们个个动作活泼。演到杜尔迦女神无法抑制怒火的那一段，那位演员瞪大了眼珠，吐着舌头，伴随着音乐双腿用力蹬地，把她正义凛然却又愤怒无比的模样演得生动极了。

我和同伴又将目光挪向了舞台外的吹海螺大赛。在印度教里，海螺是吉祥和胜利的象征。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上台后挺着胸脯，猛地倒吸一口气，捧起了海螺。二十秒后，他泄气了，但依然赢得了长达一分钟的热烈掌声。



·投河的神像·

就这样，我和同伴看遍了各类表演和比赛，尝试了各种被烤肉、焖饭填满的特别餐单，学会了在节日疲劳综合征的驱使下席地而坐或者不顾苍蝇飞舞，吞下不新鲜的酪乳。我意识到，诚然喧闹的环境、不够洁净的食物、洗不了热水澡等烦心事仍令人身心俱疲，但自己却已经适应了加尔各答。

杜尔迦节第五天，节日将近尾声。在名气响亮的卡莉女神庙（Kalighat Temple）外，身着红色纱丽的女人们在庙前排起长队，手捧鲜艳的扶桑花，等待进入庙宇祭拜女神，祈求婚姻和家庭美满。我光脚跟着

向导从寺庙外的石板路往里走，越接近寺庙，地上的酥油越厚重，花瓣、树枝洒落一地。门内，三只眼的卡莉女神正注视着我。传说卡莉是杜尔迦化身的愤怒形象，和杜尔迦一样骁勇，而这一座卡莉女神兴许是圣人建造的缘故，更显神性。女人们争着将扶桑花抛在神像上，双手合十。庙堂里有两只野狗低头嗅着，它们并不在乎今天是怎样的日子，只想找点蜂蜜或牛奶之类的残余贡品果腹。

这一天黄昏时分，所有神棚的神像将被扔入胡格利河中，好让杜尔迦女神逆流而上回到雪山深处。

我们抵达河岸时，至少已有几十辆卡车停在河边。一片激动的欢呼和打鼓声中，护送队伍将神像从车上扛下来，往河边送去。《印度时报》这几年屡屡指责投河仪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现在，神像投入河里的下一秒，起重机会将神像猛然捞起，下一座神像又被投入，然后再捞起，再投入……有一种说法是将杜尔迦女神投河象征着自我的轮回，有沉入河底获得新生之意。

橘色的夕阳从河面缓缓落下，豪拉大桥背后升起了薄雾。护送的队伍送走女神后在音乐中转着圈，跳起了激烈的舞蹈，又一场狂欢就此拉开序幕。[LP](#)



豪拉大桥横跨胡格利河，站在这座有 77 年历史的悬臂桥上可观赏日落，聆听悠长的汽笛声。

幕后故事

或许是因为印度第一辆大使牌出租车在 1957 年于加尔各答生产，第一条地铁在 1984 年于加尔各答开始正式运营，加尔各答人对交通工具有着强烈的迷恋情结。在新城区盐湖城，我和同伴发现了不少以交通工具为主题的餐厅。而且，首次尝试第一家餐厅时，我们便体会到了一种吊诡的氛围。

一个阴雨天，我们入座极像高铁座椅，墙上的投影屏幕开始循环播放飞机起飞时窗外的画面。穿着航空制服的侍者为我们端来托盘，上面盛着一个大肚茶壶，与茶壶相配的是炒面、鲜青柠、辣椒炒花生米等九碟小菜。随着头顶上方不断传来“飞机即将着落”的提示音，我让澄黄的坚果味咖喱缓缓流入碗中，拌入炒面，感觉腻味时就饮一口茶水，如同在高空之上享受广式下午茶，但也难免当头袭来的晕机感。

—boho

延伸阅读

更多信息，请参阅 Lonely Planet 的指南书《印度》(198 元；中国地图出版社)中的《加尔各答》一章。

